

庶女当嫁



SHUNYI
DANGJIA

紫轩一梦 著

蠢钝丫鬟一朝变身林家三小姐，
有人欢喜有人愁

身经百难，千锤百炼
霸气庶女强势逆袭

新晋人气王 辛辣
紫轩一梦 力作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com.cn>

当嫁麻女

SHUN
DANGJIA

紫轩
一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庶女当嫁 / 紫轩一梦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90-0214-5

I. ①庶…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8741 号

庶女当嫁

著 者：紫轩一梦

出版人：朱 庆

终审人：朱彦玲

责任编辑：王 萌

封面设计：博雅工坊·肖杰

复审人：刘 旭

责任校对：赵一诺

责任印制：郝海青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7（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214-5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壹章 水性杨花的丫鬟

001

第贰章 名不正则言不顺

021

第叁章 谋定而后动

040

第肆章 送别公子

059

第伍章 迷药

079

第陆章 谜团重重

097

第柒章 神秘的信

115

第捌章 折磨

135



第玖章 害人之心

154

第拾章 山贼

172

第拾壹章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2

第拾贰章 上门求亲

210

第拾叁章 殃及池鱼

230

第拾肆章 畏罪潜逃

248

第拾伍章 当局者迷

265

尾声 岁月静好

282

第壹章

水性杨花的丫鬟

“快说，奸夫是谁？”

牛皮制成的鞭子，一鞭鞭打在她的身体上，痛楚，像是一波一波的洪浪滚滚而来。

水，兜头泼下，她全身上下，立刻变得湿漉漉的。冰凉的水渗进伤口中，疼得她一阵心悸，再也忍不住，大叫起来。那种教人痛不欲生的感觉，让她分不清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在梦幻之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眸。一缕光亮从外面投射进来，刺得她眼睛生疼。没过多久，就有脚步停到她的身边，接着，有人脆生生地喊道：“把这个水性杨花的丫鬟拖出去继续打！”

于是，她便被人架起来，抬到了外面。白花花的阳光照下来，落在她的脸上、身上，使她一时之间没有法子适应，睁不开眼睛。

她被人用力一推，面朝下扑倒在一条长凳上。紧接着，鞭子像是舞动的灵蛇般，再一次“噼里啪啦”地对着她甩了下来。这种执行家法用的鞭子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刺，打在人的身上，纵然是隔着衣服，皮肤上也很快就会现出密密麻麻的细深伤口。

“若淑，你最好乖乖说出来，奸夫到底是谁？否则，一定要你不得好死。”一个尖锐的女声冷冷地喊道。

她睁开眼睛，望过去，只见四周站了不少女人。方才说话的那个，十六七岁年纪，身上穿着青烟紫绣游鳞拖地长裙，头上绾着凌螺髻，密密麻麻地簪满



了浅黄色的珠花，发髻顶端插着翠雕荷叶碧玉钗。玉钗莹润，灼灼其华。戴玉钗的人是这家的二小姐，名字叫做林宝钗；旁边那个穿紫色刻丝泥金银如意云纹缎裳、脖子上戴着一串明晃晃珍珠项链的贵妇人，是二小姐的娘亲，也是这家的老夫人荣氏。而她是这家的丫鬟，名字叫做若淑。

思绪飞快地流转着，若淑恍惚记得，她在花园里面浇花，有个男人走过来，摘下一朵花别在她的发梢，红花娇容相映衬，别有一番风姿，绝世动人。

那个男人便揽过她的腰，想要轻薄于她，她正在挣扎，林宝钗跟老夫人忽然出现，男人被吓得夺路而逃，只留下她自己呆呆地立在原地。她跟男人“调情”被老夫人和二小姐逮个正着。她们逼问她那个男人是谁，她不肯说，结果被一阵毒打，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好在阎罗王不肯收她，她这才悠悠醒转过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原本，若淑还以为只要自己坚决不承认，老夫人跟二小姐就会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她太天真了！眼前这两个人分明是想要她的命，才不管她是不是清白！

想明白了这一点，若淑便赶紧开口：“不要打了，我说。”

“识相的，便快些说来，否则休怪我不客气。”这一次，说话的是荣氏。

荣氏看上去大约四十许人，一副雍容华贵之姿，说话间声音淡淡的，却带着一一种不容置喙的神气。

若淑拼命地去想与自己调情的男人是谁，想了好久，却始终还是一张模糊的脸。她只好哀声说道：“我真记不得他的名字。”

“是吗？记不起他的名字，那就给我打，狠狠地打，往死里面打！”说话的是二小姐林宝钗，她咬牙切齿道，“我身边的丫鬟竟然跟男人私通！叫我林宝钗的脸面往哪儿搁？给我有多狠就打多狠！”

家丁仆妇们听了她的吩咐后，表情顿时变得狰狞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尾鞭子，狠狠地往若淑的身上打了下去。

疼痛的感觉让若淑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个时候，老夫人身边忽然有个女人“扑通”一声给老夫人跪下了。

那个女人跪下后，便哀哀地向老夫人恳求道：“老夫人，若是再这么打下去，会把她给打死的。要是让老夫人和二小姐背上打死下人的恶名，那就不好了……”

“红绡，你起来。你是我的陪房丫鬟，服侍我二十多年，何必为一个小丫头

行这么大的礼？”大夫人对这个叫红绡的女人还是比较看重。

她把红绡给扶了起来，抬起头来望了她一眼，沉吟着说道：“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红绡哀声地为若淑求情：“当时也只是看到有个男子正揽着她的腰，至于她有没有做出败坏风化的事情来，还未可知，若是再这么打下去，只怕会赔上她的性命。人教训也教训了，不如就此作罢吧。”

大夫人听了，低头不语。二小姐林宝钗已然昂首走上前来。

她白了红绡一眼，冷冷地对大夫人高声说道：“娘亲，怎么可以听信红绡的话，就这样放过若淑呢？她是我的丫鬟，我尚且不心疼，你们跟着心疼什么？难道我这个做主子的连管教丫鬟的权力都没有了吗？若是当真给打死了，好好地把她给埋了就是。”二小姐年纪虽轻，说起话来却很歹毒。

“可是……她又不肯招出奸夫的姓名来，我们也没有证据说她通奸。”犹豫了一下，红绡还是把这番话都说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她没有通奸了？红绡姨，你是我娘亲的陪房丫鬟，平日里我对你也很是尊重，可在这桩事情上你便有些不明事理了。若是今日就这么轻易地把她给放过，往后府里头岂不是人人效仿，都跟着小厮家丁们通奸去了？”

她原是一个娇俏的可人儿，说出话来却颇为冷硬。听了她的话，红绡便沉声不语。

大夫人低下头去想了想，问她女儿道：“宝钗，你有什么想法？”

林宝钗美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漠，她款款地走了几步，走到若淑的面前时，脸上却浮了笑，说道：“既然她死活不承认自己通奸，而我们又的确是见到有个奸夫，那么就按照我们临安城的老规矩，浸猪笼吧。”

“浸猪笼？”红绡惊讶地喊了一声。

同样感觉到恐惧的，还有被按在长凳上挨打的若淑。她正在想法子脱身，大夫人已经挥了挥手吩咐下人道：“先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婢女关到地牢里面，好好地看守着，没有我和二小姐的命令，谁也不准把她放出来，明天把她浸猪笼。”

“是。”登时，便有两个家丁答应着。他们上前去拖着若淑，把她拖到了地牢里面。

重新回到了那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若淑倒变得坦然起来。她心想，事情到了如今这种地步，便是想要做什么，也没有法子可做了。既然如此，倒不如



躺在这里好好地睡一觉，养精蓄锐，明日烦来明日忧吧。

想到这些，她往地上一躺，过不多久就已经熟睡入梦。毕竟折腾了这么久，还无端端地挨了打，也真的是又累又饿。

到了第二日，若淑仍在熟睡，就已经被两个家丁一左一右地架着，带出了地牢里。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把她拖到后院里，反而拖出了家门，径自往东边走去。

大概过了有半炷香的时间，若淑就已经被架到了一条大河边。河边上密密麻麻地站了数百个人，都对着她指指点点，显然是来看热闹的，并没有一个真心是想着来救助她。

有一个偌大的猪笼已经放在了河边。猪笼的两旁是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猪笼的另外一边放着一块大石头。

大夫人带着她的陪房丫鬟红绡，还有她的女儿林宝钗站在猪笼旁边。她们中间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四十五六岁，锦衣华服，头戴薄纱翅扇玉帽，长须下垂，脸上神情淡漠。这是林府的一家之主，也就是荣氏大夫人的丈夫、林宝钗的父亲林振轩。

在大夫人的旁边，是林氏宗族的老族长林启栋。他是个须发皆白、个子颇为矮小的老头，看上去大概有八十多岁，由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搀扶着，满是皱纹的脸上，强掩着冲天的怒气。

见到若淑被带来，林宝钗连忙上前去吩咐那几个年轻人，七手八脚地把若淑装到了结实的猪笼里面。

装好之后，她还特意吩咐那几个小伙子道：“你们一定要再仔细地检查一遍，确保猪笼足够结实。万一被她逃走了，唯你们是问。”

“是。”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连忙答应着。

他们将猪笼封好之后，又把那块大石头给拴到猪笼下面。一切都准备妥当，就等着时辰一到，马上把若淑沉到河底。

若淑心里倒也淡了，她心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事已至此，自己又有什么法子？说不得投胎后，寻得一处好人家。

太阳越升越高，阳光白花花地刺得人眼睛生疼。

老族长林启栋看看天，吩咐道：“时辰差不多了，可以将淫妇浸猪笼了。”

“是。”四个小伙子齐声答应着。

按照当地规矩，通奸的奸夫淫妇要一起被浸猪笼。可这次被那男人给逃了，是以需要被浸猪笼赴死的，只有若淑一人而已。

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起装着若淑的猪笼，一步一步地往河里走去。

河水很快就漫过了他们的脚踝，又漫过了他们的小腿，眼看着就要漫过他们的大腿了，他们做足准备，要把关着若淑的猪笼给沉到河里。

若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个时候，在朦朦胧胧之中，她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道：“不要啊，她不能死，她真的不能死！老爷，我求求您救救她吧，她是您的女儿！”

此言一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就听到林老爷高声地问道：“你说什么，红绡？”

说话的人原来是红绡。

红绡哭哭啼啼地说道：“老爷，若淑不能死，她是您的女儿！”

“你疯了呀！”荣氏大夫人对着红绡恶狠狠地喊道。

红绡抽抽噎噎地边哭着边说：“老爷，我真没有骗您，您还记不记得那年……那年大夫人怀了孕，您就把我给宠幸了。之后我怀了身孕，你们都不知道而已。”

“什么？你有了身孕？”林老爷的声音显然很是惊讶。

“是啊。”红绡一边哭一边对林老爷和荣氏大夫人说道，“老爷、夫人，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告了一年的假回到乡下老家，其实我是回老家生孩子去了。老爷您若是不相信，今日里真的把若淑给沉到河里，将来，您一定会后悔的。”

林老爷沉吟了半晌，便转过脸去高声地喊道：“先把若淑给抬回来。”

“不可。”有人高声说道。说话的人是老族长林启栋。

林启栋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威严，他缓缓地说道：“振轩，你这么做就错了，不管她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如今，她做出了道德沦丧的事情，就一定要被浸猪笼。这是族规，没有情面可讲。”

听到林启栋这番话，林振轩倒是显得不慌不忙，缓缓地说道：“既然您这么说，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把这个丫头给沉到河里浸猪笼算了。只不过嘛，林氏宗族的祖庙前些日子刚刚被雷给击毁了，老族长您三番五次地要我出钱修葺，我原本是不答应的，不过，近几天，我正准备修葺呢。可是……”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语气里面透出了无比的威严，“可是现在，如果我的亲生女儿真的被浸了猪笼死了的话，那我还有什么心情出钱来修葺林氏宗祠呢？”

老族长听了这番话后，犹豫了一下，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对林振



轩说：“我只是说，如果这个丫头真的做出了这种败坏族风的事，是一定要浸猪笼的；不过，如果她没有做过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如今，连奸夫也没有找到，我们若是贸然地将她浸了猪笼，对她也不公平。既然如此，就把她给抬回来吧。”

四个小伙子答应着，又把若淑给抬了回来。林若淑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有人却不肯答应，那个人便是林宝钗。

林宝钗看到若淑被抬了回来，怒气冲冲地对林老爷说道：“爹，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别人说这个死丫头是你女儿，她就真的是你女儿了呀？她如今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情来，若是不浸猪笼，难以平息女儿心中的怒气。再说，她也是女儿的丫鬟，以后让女儿的脸面往什么地方搁？”

林老爷望了她一眼，目光之中带着一丝淡漠，缓缓地，却非常严肃地说道：“到底是你的颜面重要呢，还是人命比较重要？”

林宝钗很少见到她父亲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话，被吓了一跳，于是便不敢再多声张。平时她看上去似乎是凌厉而有手段，可是在林老爷面前也表现得非常小心。

林若淑被从猪笼里面解救出来，红绡连忙冲上前去一把抱住她，边哭着边说道：“我的女儿，你受苦了，是娘亲不好，没有好好照顾你，才累得你有今日。”

若淑不禁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了红绡一番，才惊疑不定地说道：“你真的是我娘亲？”

“当然是真的了，当初我生下你后，本来想把你送给乡下人寄养的，可是想了想，又觉得于心不忍，于是我就假装你是我捡到的孩子，把你带回到府里来，照顾了你这么多年。虽然……你一直不是很聪明，可是娘亲也一直都在私底下悄悄地照顾你，你明白吗，我的女儿？”红绡说着，又把若淑给搂在了怀里。

见到这种情形，荣氏大夫人顿时暴跳如雷。她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走到红绡母女身边，语气之中满是恨意，说道：“红绡啊红绡，我把你当成我最心腹的丫鬟，结果你却做出这种事情来——竟然瞒着我去勾搭老爷，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没有啊。”红绡连忙摇了摇头，有些怯懦地看了林振轩一眼，这才说道，“当初是老爷，他……是老爷他非要，非要……”说到这里，就再也说不出来了。

“老爷要，那又怎么样，你不会拒绝吗？”荣氏大夫人上前去就要扯她的头发。

“好了，你们闹够了没有？”林振轩的声音冰冷冰冷的，不带一丝暖意，他缓缓地说道，“在这河边闹下去也不成什么体统，我们还是先回府再说吧。”

“是，老爷。”看得出来，在林老爷的面前，荣氏大夫人还是要努力维持她那副贤良淑德的形象的。

于是，林宝钗搀扶起大夫人，红绡搀扶起若淑，那几个小伙子搀扶起林启栋，就一起回到了林家。

到了林家后，众人一并来到了正堂里面。林老爷亲自把老族长林启栋请到了正中坐下，他则在一旁陪坐。

这个时候，林老爷才转过脸来往下看了几眼，冷冷地说道：“红绡，你刚才在河边所说的话可是真的？”

“启禀老爷，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绝对没有一句虚假，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虚言，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林振轩听了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想必他也没有忘记多年前他曾和红绡有过一夜缠绵。

他沉吟了片刻，缓缓地说道：“既然若淑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林振轩就不会让她流落在外，也不会让她做一个丫鬟。不如这样吧，即日起……”

他刚刚想说恢复若淑的身份，就听到荣氏大夫人连声说道：“慢着！老爷，这怎么行啊？如果随随便便就让一个丫鬟成为我们林家的女儿，传出去岂不是成了笑柄？如果人人都来冒充我们林家的女儿，那么林家岂不成了临安城里的大笑话？”

她说得确有道理，林老爷沉吟不已。

红绡则边哭边说道：“老爷，如果您还记得当初的事情，您就算算日子，算一算若淑的生辰，您就会知道我没有说半句谎话。”说着， she 就把若淑的生辰给报了出来。

林老爷仔细地算了算，似乎的确的确是契合的。他低下头去想了想，端起一碗茶喝了几口，沉吟说道：“既然如此，那么……”

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有人高声喊道：“老夫人来了。”紧接着，就有一个老妇被搀扶了进来。那个老妇看上去应该有六七十岁年纪了，她头上梳着朝阳舞凤髻，身上穿着绣刻丝瑞草云雁广袖双丝绦鸾衣，又披着一件镂金百蝶穿花云锦披风。尽管是满头银发，却显得精神矍铄。在两个丫鬟的搀扶下，这个老



妇走了进来。

林振轩见状，连忙上前去笑着说道：“母亲，您怎么来了？”

老夫人轻轻地顿了顿手中的龙头拐杖，缓缓地说道：“我听说你们这正堂里头正热闹着呢，我这老太婆也来凑凑热闹。”

“母亲，您快请坐吧。”林振轩说着，就把老夫人扶到刚才自己坐的位子上，自己则又在下首陪坐着。

老夫人坐定后，先转过脸去言笑晏晏地同老族长林启栋打了个招呼，说道：“老哥，好久不见，你精神还好？”

“还好，嫂子，你精神也很不错。”两个人寒暄了一阵，老夫人倒也沉得住气。

他们寒暄完后，老夫人这才转过脸去，她的目光扫过了若淑的脸，又扫过红绡的脸，这才问道：“振轩，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宝钗去把我请过来，听说你又多了一个女儿，我又多了一个孙女？”

原来是林宝钗见事不好，就立刻把老夫人给请过来了。

林振轩连忙点头说道：“是的，娘亲，刚才……”于是，他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说了一遍。

老夫人低下头去沉思了片刻，看得出来，她脸上虽然笑容洋溢，可是眼角眉梢隐藏不住的净是凌厉之色，这个老夫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她想了一会儿，才声音平和地说道：“你说得很对，如果是我们林家的亲生女儿，绝对不能让她流落在外，否则林家岂不是貽笑大方了？而且，自己的血脉哪里舍得。可是嘛，如果她并不是我们林家的血脉，也绝对不能让她就这样混进来！所谓林氏血脉不容混淆，你明白吗？”

她在尾音上加重了语气，“你明白吗”四个字听上去非常的有分量。

林振轩听了连忙诺诺地说道：“娘亲所言甚是。”

老夫人点了点头，把眼光在红绡的脸上扫了一眼，淡淡问道：“你就是红绡，对吗？”

“启禀老夫人，奴婢正是红绡。”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够证明这个丫头是我们林家的种？”

红绡仔细地想了想，这才无奈地摇头说道：“启禀老夫人，这件事情，奴婢当初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没有人可以为我作证。”

“单凭你片面之词，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认一个丫鬟为我们林家的大小姐呢？既然没有人作证，那么这件事情……以后也就不必再提了。”

“母亲，可是……”

林振轩刚刚想要说什么，老夫人已经声音冰冷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这个丫头真的是你的亲生女儿，为什么一直到了今日，红绡才肯把事实说出来，你不觉得疑点很多吗？”

红绡只好如实地回答道：“启禀老夫人，红绡并不是不肯说，只是大夫人她——大夫人她生性善妒。”

为了她的女儿，红绡可谓什么都说了出来，她看也不看大夫人，继续说道：“我怕大夫人知道这件事情后，会对我的女儿不利，所以我才把这件事一直隐瞒了下去。”

“你竟然敢口出狂言。红绡，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陪房丫鬟！”大夫人怒气冲冲地吼道。红绡便沉声不语。

林振轩想了想，轻轻地捋着胡须点了点头，转过脸去望着老夫人，诚挚地说道：“母亲，其实红绡说得也未尝没有道理，我合过生辰八字，若淑应该就是我的女儿。”

“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丫鬟来做我们林家的女儿的。”老夫人坚持她的想法，林振轩一时之间也无言以对。

若淑在下面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她想，既然红绡如此紧张，而且又说得如此诚挚，可见她说的话应该都是真的。

林振轩显然也有七八分信了红绡的话，而老夫人呢，她的思想难免更加保守一些，不肯认自己也是情理之中。

若淑仔细地想了想，眼中不禁露出了一丝光彩。她抬起头来，忽闪着明媚的大眼睛说道：“老夫人，林老爷，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证明我到底是不是你们林家的女儿。”

“哦？你有什么法子？”林老爷连忙问道。

林宝钗在一旁恨恨地对若淑说道：“若淑，你不要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否则的话，你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

若淑假装没有听到林宝钗的话，朗声说道：“我的确是有法子。”

“到底是什么法子，你不妨说来听听。”林老爷柔声对若淑说道。

“滴血验亲！”

“滴血验亲？”在场的人都微微一愣。

林老爷却猛地一拍大腿，笑着说道：“好法子，这真的是一个好法子。我记得，宋朝有一位很有名的法医，叫宋慈，他曾经在他的《洗冤录》中提过‘滴



血验亲’这个法子，而且后人多有关于滴血验亲的记载。不知道母亲大人以为如何？”

老夫人这才缓缓地点了点头，她脸上仍旧是带着笑意缓缓地说道：“关于滴血验亲这个法子，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听人提起过的。既然如此，不妨就用滴血验亲试试吧。不过嘛，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请大夫来。”

说罢，她便挥了挥手，吩咐人去请大夫。

过了没多久，临安城第一名医肖少龙就被请了进来。

老夫人向肖少龙咨询滴血验亲之法，肖少龙连忙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启禀老夫人，滴血验亲之法古已有之，的确是可以验出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

“既如此，开始吧。”老夫人挥挥手道。

等到一切都确认无误之后，滴血验亲便开始进行。

荣氏大夫人一直站在旁边沉声不语，马上就要滴血验亲了，她这才往前走了一步，对老夫人说道：“老夫人，既然马上就要滴血验亲了，媳妇儿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有什么不妨直说。”老夫人看了她一眼，温言说道。

“是。”大夫人非常恭敬地回答说，“既然我不相信若淑这丫头是老爷的女儿，而红绡又一口咬定她是，这样吧，这滴血验亲就由我来主持，不知道老夫人以为如何？”

老夫人挥了挥手说：“这倒也很公平，好吧，那就由你来主持吧。”

于是，大夫人便亲自走到了林宝钗的面前，对她说道：“宝钗，你到厨房里头去拿一只碗过来。”

林宝钗答应着，亲自去厨房里面拿了一只碗过来。碗里面已装有半碗水，她又吩咐丫鬟去取了一柄匕首过来。

她先把匕首递到林老爷的手上，林老爷在食指上割了一个小口，挤了一点血，滴到碗里面，然后又把刀子拿给了若淑。

若淑猛地一咬牙，就用匕首割破了中指，用力地挤了一些血滴到碗里面。

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碗里面的血滴。可是他们看了很久，碗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两滴血并没有要融合的迹象。

若淑心想，红绡啊红绡，这下真是被你给害死了，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我娘，林老爷是我爹，我才相信你，来了个滴血验亲，结果这血根本就不能相融嘛。

一时之间，她悔得肠子都青了。

此时，正堂上所有的人脸色都已经变了，只有老夫人还沉得住气。

老夫人面无表情地问肖大夫道：“肖大夫，这种情形，你怎么看？”

肖大夫叹了一口气说：“如果这血不能融合的话，只有一种原因，那就是这血的主人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爷跟这个丫鬟若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可以这么说。”肖少龙点了点头，毕恭毕敬地回答荣氏大夫人的问话。

荣氏大夫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得意，她往前走了几步，对老夫人行了一礼，说道：“老夫人，您也看到了，滴血验亲的法子是若淑提出来的，而且由我亲自主持，我们在这堂上亲自验的血，任凭是谁也做不了手脚，由此可见，红绡是在说谎，若淑跟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老夫人缓缓地点了点头，仍是一言不发。

林老爷也有些生气，指着红绡说道：“红绡，你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你要救你的女儿也算是情有可原，你却来欺骗本老爷，让本老爷空期待一场，实在是很可恶！”

红绡一个劲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连声说道：“老爷，老夫人，大夫人，我并没有欺骗你们，若淑真的是老爷的女儿，我真的没有说谎。”

“如果你没有说谎，老爷的血和若淑的血为什么不相融呢？”大夫人轻轻地嗤笑了一声说道，“老爷，老夫人，你们说，这母女两人应该怎么惩处？”

老夫人面色如常，轻声地说道：“不知道大夫人有何想法？”

大夫人便缓缓地说道：“若淑偷汉子理应浸猪笼，这是古训，我们不应该违反；同时这也是族规，我们也不应该让老族长为难。红绡胡言乱语，诬陷老爷，置老爷于不义，还差点让野种进我们林家的门，只能将她乱棍打死，以正视听。否则，以后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来我们林家冒认亲戚了呢？”

老夫人听了后淡淡地说道：“你的想法倒也有理。”

林老爷看到那堂上跪着的母女很是可怜，便对老夫人说道：“母亲大人，其实我们又何必做得这么绝呢？把她们两个赶出去就是了，又何必要了她们的性命？”

老夫人沉声不语。

若淑在堂下见了，只是觉得很奇怪，滴血验亲这法子按理说是行的，为什



么她与老爷的血液会不相融呢？她低下头去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什么法子来。

这个时候，就听到老夫人说道：“既然我已经把这件事情交给大夫人来处理，振轩，你就听听你妻子的话吧。”

林振轩只好答应一声：“是。”

荣氏大夫人就吩咐道：“来人，还是给我把若淑带回河边去浸猪笼。至于红绡，拖出去乱棍打死。”

“是。”就有人答应着，上前来拖若淑和红绡。

此时，若淑脑中灵光忽然一闪，她连忙高声地嚷道：“慢着！”她的声音非常清脆，让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

大夫人有些不满意地问道：“若淑，你为何还在这里闹事，难道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若淑连忙摇了摇头，急切地说道：“我并非不认罪，只是我刚才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林老爷问道，可见在场上所有的人中，只有林老爷还比较信任她们母女二人。

若淑这才转过脸去望着红绡，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当真是我的娘亲，而林老爷又当真是我的父亲吗？”

“的确是！”红绡连忙答道，“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滴血验亲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知道。”若淑点了点头，用力地挣开拉扯着她的家丁，走到茶几旁边，把滴血验亲的碗拿起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脸上顿时露出了白莲花一样的笑容。

她说道：“我终于知道我和林老爷的血不能相融的原因了。”

她这番举动把荣氏大夫人和林宝钗给吓了一跳，她们再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到底是何原因？”林老爷急切地问道。

若淑这才轻轻地笑了笑，她的笑容看上去非常坦然而又淡定，她说道：“我和林老爷的血不相融，是因为有人在这碗水里面做了手脚。”

“有人在水里面做了手脚？”林老爷惊讶地问道。

若淑亲自把那碗水端到林老爷的面前，对他说道：“林老爷，请您闻一下这碗水的味道。”

林老爷便把那掺了血的水放到鼻子底下一闻，不禁皱着眉头说道：“这碗水